

汉英空间 - 时间隐喻的深层对比研究

张建理 骆蓉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58)

提 要: 时间是空间隐喻的产物。因此, 时间如空间那样既呈流动性也呈序列性。汉英中均使用“前/后”对时间进行表征, 具有两种类似的认知模式。但汉英在具体的时间概念例示和使用频率上却有差异。操汉语者认为时间序列是一个明显的连续统, 从过去经现在可以贯通到将来。操汉语者较频繁使用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模式。相比较, 操英语者往往以现在为界使用两种认知模式, 并在表征将来时较频繁使用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模式。这种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知与不同的认识论、文化传统和不同的语言系统有关。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概念隐喻; 前/后; 汉英对比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7)02-0068-6

An In-Depth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Study on Spatial-Temporal Metaphor

Zhang Jian-li Luo Ro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s a spatial-temporal metaphor, time is represented as motion and sequence. Therefore, the spatial concepts of QIAN/HOU or FRONT/BACK are us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to represent time in two similar schemas. The two languages, however, differ in their conceptual instantiation and usage frequency. Chinese speakers regard temporal sequence as an obvious continuum in which the past is joined to the future at the present. They tend to adopt the static past-oriented schema to observe and express time. In contrast, in English speakers' mind, the time line is divided at the present into the past and future, which represent two separate schemas. They tend to instantiate a dynamic future-oriented schema more frequently. The different tendencies in question are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ideology, culture and language mechanism.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ceptual metaphor; QIAN (front) /HOU (back);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study

相关研究已证明, 时间概念是空间域向时间域投射的结果。本研究旨在比较汉英两种语言中的空间 - 时间隐喻模式, 并重点通过比较“前/后”时间隐喻在词汇层的例示倾向来展示两种语言在使用上的差异, 最后探讨代表东西方的汉英语言在时间理解和表达上的差异所反映的不同哲学与文化的内涵, 以期对汉英两种语言的相关差异作出较深刻的解释。

1 空间 - 时间概念隐喻

空间和时间是两个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战国时期, 尸佼就提出“四方上下曰宇, 往古来今曰宙。其中, “宇”指空间, “宙”指时间。时空问题是哲学界历久弥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还是西方的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

都对时间问题表示关注。《墨经·经上》的“宇, 弥异所也。久, 弥异时也。”是说空间和时间均覆盖一切, 具有广延性和伸展性。西方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也认为,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物体的存在形式” (陈元晖 1982: 31)。由此可见, 时间和空间概念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对孪生子, 两者密不可分。

但是, 时间总是虚无和抽象的, 看不见也摸不着。从唯物论的角度来看, 时间范畴是以空间范畴的存在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将空间理解为绝对虚空的“容器”, 万物均纳入其中, 古汉语谓之“合”, 这与西方科学家牛顿所说的“绝对空间”是一致的 (王鹏令 1985: 52)。牛顿继而认为“绝对时间”是真正的数学时间, 它均匀地流逝着, 与外界事物无关。这一特性可名之为“延续

性”。于是,空间常被比喻为“空箱子”,时间也被赋予“均匀流逝”的特征,这便是一种隐喻。(陈建国 1999: 77) 因此,时空概念并不对称,不借助空间概念这一载体,就无法直接认知时间。综观各种文化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难发现时间是空间的隐喻,其靶域为时间,源域为空间。时间通过物体的运动概念化,已经流逝的事物涉及“过去”,即将来临的事物涉及“将来”,目前存在的事物涉及“现在”。

这种时空概念的不对称可能与人类发展和个体发展有关。在人类发展史上,对空间概念的认识远早于对时间概念的认识,从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来看,空间关系较容易为人们的感觉器官所感知。从人类最早的生活实践来看,人类生存和发展首先要面对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游顺钊 1994: 76) 从人类文化学观点来看,人类的空间观念来自太阳,太阳的空间周期性变化导致时间概念的产生。(黄理兵 2000) 对个体来说,儿童最早使用表征时间的隐喻类型也是空间概念和拟人手法。(周榕 黄希庭 2001) 据刘文英的考证,汉语的“时”字在甲骨文和纳西文中的字型均与太阳有关,意思是太阳出来越来越高,以太阳在天空的移动来表示时间的变化。(刘文英 2000: 29)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所有隐喻中空间隐喻对人类的概念形成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大多数抽象概念都是通过空间隐喻来表征和理解的,空间隐喻是表征时间概念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相关的跨文化研究表明,空间-时间隐喻机制具有跨文化普遍性。不同文化中存在的空间-时间隐喻产生于一种泛人类的心理基础,是具有共同性的。(Yu Ning 1998, 蓝纯 1999, 王寅 2005) 周榕、黄希庭(2000)对汉英两种文化的时间隐喻表征的基本建构维度进行了考察,他们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验证,发现两种文化具有相同的概念维度,主要有空间、有价值物、易逝物等 11 种表征方式。汉语中,凡是涉及到时间关系,一般均是通过空间词汇显示出来的。例如,汉语的“万寿无疆”和“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以空间疆界、自然物来比喻生命的时间;“电光石火”、“冰冻三尺”、“海枯石烂”以自然现象来比喻时间的持续性;“一柱香/一袋烟/一眨眼功夫”以日常事物的变化过程来比喻时间的持续性。(周榕 黄希庭 2000) 英语中的时间可以拟人化:“Time and tide waits for no man, to kill/cheat/beguile time”,也可以物化:“Time is money, He was bom out of season”,等等(杨艳 2001, 张建理 丁展平 2003)。时

间的基本特性可以归结为变动性和秩序性。一方面它有流动性和不可逆性,另一方面它呈现出线性序列和顺序关系。(吴国盛 1996: 253) 前者涉及位移和方向,后者涉及相关方位和参照点,而两者均涉及观察者(感知者,以下简作“观者”)的视野。同时,虽然空间隐喻时间,但后者只涉及前者的一部分,只涉及一维空间和方向,所以启用的意象图式往往与空间的“前后”有关。

2 汉英时间隐喻表征的类同

关于空间-时间隐喻,学界一般认为存在两种隐喻认知: 1) 自我移动隐喻,其中自我或观察者所在的环境是沿着时间轴向未来移动的; 2) 时间移动隐喻,其中时间轴被视为一条河流或传送带,在此之上时间从未来向过去移动(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93, Yu Ning 1998, 陈燕 黄希庭 2006)。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还是粗线条的。参照对空间方位的认知(齐沪扬 1998),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在这方面作更详细的研究。

我们认为,汉英时间概念的详细隐喻表征涉及下列 6 个因素: 1) 观者视野; 2) 观者的方位; 3) 观者的运动态势; 4) 时间的参照点; 5) 时间的运动态势; 6) 时间的方向。与空间运动相一致,对时间的表征必须有时间观察者/认知者的参与,此人通常就是语言表述者,即说者或写者。我们认为,时间本无前后,其前后是观者选定的,观者的视野和运动态势决定时间的运动态势和方向。我们因此推断: 1) 古时的观者首先认定的是其视野与时间的运动态势和方向,即观者面对时间流,时间流向观者方向运动; 2) 然后,在时间的运动方向如此给定的情况下,观者由于处在时间流中,其视野可作反向变换; 3) 观者所处的默认位置为现在,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有位移。观者所处的默认位置(现在)通常即为其参照点。上述推论将时间认知分为以默认现在为参照点的时间和突显参照点的时间。观者面对时间流的不同局域,分别形成 A 型: 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图式以及 B 型: 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图式,两图式中观者的视野正好相反。汉语和英语中均有此两种认知模式的表征,这其中的有些因素可有选择性,并有互动关系。(如下图所示,见下页。)

如学界已认可的那样,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可细分为 1) 观者静时间动型,如 所示; 2) 观者动时间静型,如 所示。

将来、未来、来日、来年、过去、以往、去年、去日。

days to come, every passing day, past years
俄罗斯和西欧各国达成共识,要将一个友好合作的关系带入一个新的纪元。

They have left the gloomy yesterday and are walking toward the bright tomorrow.

	观者 视野	观者 方位	观者 动态	时间 参照点	时间 动态	时间 方向
A型	将来	现在	有或无	现在	有或无	迎向 观者
B型	过去	现在 或否	无	现在 或否	无	无

汉英空间 - 时间隐喻表征一览表

除此之外,还可以有 观者静时间静型和 观者动时间动型,如 所示。

前程 / prospect, 前景 / foreground, 前途 / future / journey ahead

与时间赛跑 / race against time

通常表示更努力地工作,提高效率,以便无需通常所需的时间量就完成工作,这就如同与时间赛跑一样。

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可以表征为如下图式:观者和时间流均呈静止状态,观者面向过去,背对将来。如观者的方位为现在,则此方位与参照点重合。此两点也可以互相分离,如果分离,则时间参照点通常明示。时间的不同点段有序地呈线性排列,离观者较远的时点时段为前,离其较近的或在其后的为后。空 - 时的语义转换为:“前”为“早、先”、“后”为“晚、迟”。张建理将汉语中的这类时间认知细分为 4 个亚类(张建理 2003),下面择要列举。

在亚类 1 中,观者面向过去,其身后为将来,其方位“现在”和时间参照点重合,这一重合点通常在语言上不明示。

a 以前、从前、日前、前时、8年前。

b 以后、今后、后市、后患、半个月后。

其中,“日前”指今天以前的几天,“后市”指今后的股市交易,“后患”指今后的祸患。

在亚类 2 中,观者面向过去,看到两个不同时段,并将较远时段认定为前时段,较近时段认定为后时段。两时段互为参照点,但此时间参照点(通常在语言上不明示)也可以和观者方位重合而涉及现在。

a 前任、前身、前辈、前妻。

b 后劲、后记、后生、后福。

其中“前身”在佛教中指前世的身体,喻指当

前事物产生之前的名称和形态;“后劲”在“这酒后劲大”这个句子里表示喝了酒以后的效果或作用,其中将喝酒时间认定为前时段,随后时间为后时段。认知“后记”的前提是将正文看作“前记”,因此,“后记”为写完正文后的附记。

在亚类 3 中,观者面向过去,看到一个语言上明示的时间参照点,并将参照点的远端认定为前方,近端认定为后方。这一时间参照点通常位于过去,但也可类推至将来。

正片放映前/后、昨/明/后天晚饭前/后、在引退 10 年后。

其中,“正片放映前”义为“还没但即将要放映正片的时候”,正片放映时间为明示并被认定的参照点。衍生于这一认知但句法表现不同的语例为:“前科学”(指“科学产生之前”)、“前资本主义”。最后一例表示“从引退起又过了 10 年之后的时间”。

在亚类 4 中,观者面向过去,其具体方位有时不重要也不明确,他看到一个时段,并将此时段平分为两部分,然后将离他远的那部分认定为前部,离他近的另一部分认定为后部。此两部分相互预设,相互参照,语义上呈背反关系。

前/后秦、解放战争前/后期、前/后半生、前/后半夜。

值得指出的是,英语中有含 before/after 并在语义上对等于汉语亚类 3 的语例,有力地证明了英语中也存在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表征。此外,英语中还有其他表序列的词,如 former/latter, first/second, previous 以及一些词缀,如 ex-, pre-, pro-, ante-, post 来例示这种认知。这些我们在下文中还要继续讨论。

在本节的开始,我们提到,学界一般认为空时隐喻只有两种模式,即自我移动隐喻和时间移动隐喻。我们用观察者的视野来定义认知模式后发现,上述两种模式只是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的亚类。上述证据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汉英语中应该还有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我们认为两种语言共享这两大时间概念,拥有对等的源域和靶域以及同样的映射。尽管在英语中可能不明显,但在汉语中却很明显。对于为何两种语言分别用静态和动态认知模式,我们的解释如下。过去的事件通常是确定而不能变化的,因此通常用方位隐喻来指示时间次序即可。而将来及将来事件是不确定并且在变化的,因此往往采用实体隐喻来加以模拟。最后,我们假设,由于时间的流动性预设次序性,很可能后一认知概念派生于前一认知

概念,理由很可能是观者认定了时间方向后与其发生了通感(empathy),因此认定时间的前部即为其自己的眼前所见。

3 汉英时间概念语言例示的差异

我们在上节中简要考证并演示了汉语和英语中的面向将来和面向过去型时间概念模式。但在具体的概念 - 语言例示(instantiation)(语用频度)方面,在常用模式分布方面,无可讳言,两种语言如本节要详述的那样,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

其一,汉语倾向于多用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来指示时间序列,甚至用其来指示将来时间序列。而英语要指示将来时间时,要么使用专用时间词,如,要么启用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因而与汉语例示形成背反,如;要么使用无方向性的序列词,如。这两句中的汉语时间参照点均没有出现,但根据上下文可以后补出来。

后福 / future blessings, 根除后患 / dig up the root of future trouble

今后的十年 / in the next decade / in the coming ten years

今后的任务 / the tasks ahead, 吃苦还在后头呢 /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没准我还死在前头呢 / Maybe I'll die first

丑话可是说在前头 / Let me tell you bluntly first

其二,汉语中的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甚至可以演变为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这在英语中几乎是没的。英语大多使用静态的介词来表达汉语的相应语义。

1949年以来 / since 1949, 50年以来 / in the last 50 years

时至今日 even now / today, 从今往后 / from now on

汉语使用具有明确方向性的能产的位移动词来表达向观者所在的“现在”靠拢,或者以此为参照点延伸到“将来”。由于这种认知有悖于时间的序列性,同时实际上也只是观者的想象,我们称此认知为时间虚拟位移认知。我们认为,这种认知只能建立在时间序列一统性很坚固的基础之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从今往后”例示面向过去认知模式,而 from now on 则例示面向将来认知模式,形成反差。

其三,“前/后”在汉语中虽然既表征又例示面向将来和面向过去两大认知模式,但例示面向

过去认知模式的频率很高。这是因为汉语是字本位语言。(严辰松 2002)单音字词的构词能力很强,有很强的兼类功能,如“前/后”可兼有名词、形容词、副词、介词功能。而英语的“前/后”概念在例示方面异于汉语。英语的 before/after 只用作介词,时间序列可以体现在词缀上。此外,英语词语的语义容量大因而词义详尽而不笼统,因此相关的例示方式比汉语的“前/后”多样化,汉英在这方面呈一对多态势。

晚饭后 / after dinner, 3小时后 / 3 hours later / in 3 hours

3天前 / 3 days ago, 5点前 / before / by / until 5 o'clock

前例 / precedent, 前面提到的原则 / the above-mentioned principle

汉语这种例示时间“早/晚”的“前/后”甚至可以单独使用。学界经常讨论的陈子昂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是一例。词的高频使用会引起心理突显,相关的结果是,在考虑时间时就不再须要考虑空间图式而可径直在时间领域中建立起自己的表征,这就是心理学界已经有实验证据的弱势隐喻构念观(Weak Metaphorical Structuring View)(陈燕 黄希庭 2006)。而周榕则通过心理实验证实,寻常惯用的时间隐喻表征是一种预存模式,是长时记忆里已经内化和可直接提取激活的知识(周榕 2002)。

其四,在表达将来要发生的事件时,英语可以采用面向将来的新颖实体隐喻,而汉语则通常使用时间助词而不使用隐喻。

⑪ a The task of emptying the house lay before us (朗文英语词典)

b 我们将有任务要去腾空那幢房子。

⑫ a He saw before him an idyllic life (朗文英语词典)

b 他意识到他将过上质朴宜人的生活。

最后,我们注意到,就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来说,汉语中的观者静时间动亚类隐喻例示比另一亚类——观者动时间静亚类隐喻例示的使用频率要高,但总体上说这两个亚类隐喻的例示频率均不高。而英语中的情况是不同的,操英语者比较平均地使用这两个亚类隐喻,并且使用频率较高。但汉语中还是存在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模式的,出于语用的需求(如为了标新立异,渲染气氛),通过模仿(通过跨语言、跨文化学习和交流)相关例示的数量是可以增加的。

总起来说,操汉语者认为时间序列是一个明

显的连续统,从过去经过现在可以贯通到将来。操汉语者较频繁地使用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模式。比较而言,操英语者往往以现在为界使用两种认知模式,并在表征将来时较频繁地使用面向将来型动态时间认知模式。两种语言因此在概念例示、使用频率方面形成反差。

4 汉英时间认知差异的哲学和文化缘由

用隐喻表征时间概念是一种语言现象,但更反映出人们的思维、认知方式。汉英在时间概念上不同的表征模式和偏好是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反映。下面,我们将尝试从哲学、文化和对历史的态度等方面对上述差异作出解释。

首先,在哲学的主体性方面,西方人与东方人是有差异的。主体性问题涉及自我认识性与客观必然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主体不是独断的客体和它物,主体必须具有对自我的直视和了解。西方哲学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到笛卡尔、康德都逐渐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中国古代哲学也探讨人的主体性,但是并没有突出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杨朱的‘为我’纯粹是个体自我,强调‘保’、‘全’自我和‘不为’,这是一种对世界、人生、社会的逃遁,是把自我和对象世界阻隔。佛教虽有‘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然‘识’之执行者——自我却被完全虚化”(高秉江 2006)。因此,主体性概念在西方思维方式中根深蒂固,个人能动性更多地可以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得到体现。而这种主体能动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不是那么受推崇,并未得到重视和强调。

与此相关联,西方人传统上沿袭的是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从而将世界分为主体和客体,并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与把握。这种哲学观致使他们对时间的研究侧重于对自然界和宇宙万物相关的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的探讨。西方人早就意识到时间中的过去、现在、将来,并对此有所区分。许多西方语言均通过动词的复杂构形变化来明确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其中包括英语。与此形成对照,中国文化强调天与时、人的和谐。天时、地利、人和被认为是理想化的顺境。“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篇》)“天”被认为是产生万物的大自然,是时间变化的决定者。这一哲学观赋予了时间抽象而神秘的含义。这种模糊的时间观带来的效应就是计时的笼统性。例如,在古今汉语语法中均没有区分过去、现在、将来的时态变

化标志。这种理念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汉语中不同时间点段的例示使用同一概念,有一统性。

其次,中西在时间意识方面有差异。操英语者倾向于强调个人在面对时间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待时间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以快速进入工业社会的美国为例,物质主义和竞争性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物质享乐主义价值观使以任务为方向的美国人追求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目标,获得财富。强烈的竞争意识使美国人无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在体育比赛中都想得第一。时间自然也就成为美国人格外珍惜和尽力争取的目标。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之下,美国快餐文化以及“免下车”服务行业应运而生。守时就是对别人的尊重,延迟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会被视为是对他人的一种轻慢。两相比较,在时间意识上东方人受道教、佛教的影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真理的自我展现。面对复杂局面时,他们往往容易停下来。他们可以等,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有不少诗歌和文学作品中,诗人均把时间描述为不可改变的飞速流动的事物。《颜氏家训·免学》曰:“光阴可惜,逝如流水。唐朝杜荀鹤诗中有:“百年能几日,忍不惜光阴。韦庄词曰:“但见光阴流箭。相对于时间的流动,似乎人的作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只有“时不我待”,“岁月不等人”的慨叹。而“天朝上国”的美好理想一直让中国古人沉浸在回忆历史,等待未来的想法中,而不能对未来发挥什么能动性。这种时间意识也许是汉语中面向将来型观者静时间动隐喻例示相对多的原因。

再其次,中西在看待历史、在对时间的取向方面,存在差异。西方社会较早进入以机器为工具、以技术为核心的工业社会,进而步入发达的商业社会。尤其以美国为代表,他们以未来为取向。大多数美国人着眼于未来,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企盼。他们认为此刻正在从事的事情不一定比未来的好,未来对他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进步与变化是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对进步的追求,对变化的积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社会的未来时间取向。与此相对照,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不大,因而形成一种固守本土,安定守成的人本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重视自己的过去,崇尚先祖,尊重经验古训。孔子提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温故而知新”。孟子强调“言必称三代”。中国人做事喜欢遵循先例,效法古人。循规蹈矩是为人处世的重要法则。对于“史无前例”、“旷

古未闻的事,人们不轻易尝试。因此在汉语中也充满了这种“面向历史”的表达方式,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以史为鉴”,“承前启后”,等等。这种文化定势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汉语中面向过去型静态时间认知例示较多的原因。

我们在本节讨论了汉英语使用者各异的思维、认知方式,这些方式从短期来说是一种心理定势,但从长期来说由于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又在不断地变化。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俗的改变就是一个明证。

5 结论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虽然空间 - 时间这两个领域的隐喻关系为多数语言所共有,但受语言、文化的影响,这种隐喻关系在方向上或结构上可能存在差异,并会影响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和加工速度”(陈燕 黄希庭 2006)。本对比研究比较详尽地从几个方面证实了这一观点。此外,我们认为,从共时来说,概念例示语言,但从历时来说,语言的持续使用会加固概念,语言的新用法会激活、突显概念。本研究所特别关注的汉语时间认知模式的演变,为此提供了证据。

综观全文,不难看出:“……人所创造的语言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构成人的‘存在’”(李洪儒 2006: 32)。

参考文献

- 陈建国. 时间 - 空间飞船 [M].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9.
- 陈燕 黄希庭. 时间隐喻研究述评 [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4).
- 陈幼贞 陈莹 张志杰. 时间隐喻表征研究现状及展望 [J]. 心理科学, 2006(3).
- 陈元晖. 康德的时空观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2.
- 高秉江. 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主体间性问题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6(1).
- 黄理兵. 从语言看时空观念的不平衡性 [J]. 中国语言文学资料信息, 2000(1).
-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空间隐喻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4).
- 李洪儒. 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二 [J]. 外语学刊, 2006(2).
- 李向农. 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刘文英. 中国古代的时空观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 齐沪扬. 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
- 王鹏令. 时 - 空论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 王寅. 语言的体验性——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看语言体验观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1).
-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杨艳. 汉语中的时间隐喻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3).
- 严辰松. 论“字”对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影响 [J]. 现代外语, 2002(3).
- 游顺钊. 视觉语言学论集 [M]. (徐志民等译)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4.
- 张建理. 汉语时间系统中的“前”、“后”认知和表达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5).
- 张建理 丁展平. 时间隐喻在英汉词汇中的对比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9).
- 周榕. 时间隐喻表征性质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4).
- 周榕 黄希庭. 时间隐喻表征的跨文化研究 [J]. 心理科学, 2000(2).
- 周榕 黄希庭. 儿童时间隐喻表征能力的发展研究 [J]. 心理科学, 2001(5).
-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A].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Yu, Nin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8.

收稿日期: 2007 - 01 - 30

【责任编辑 王松鹤】